

• 云南作家丛书 •
云南人民出版社



孔雀湖迷彩



欧之德
著

孔雀湖迷彩

欧之德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 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蔡育曙 李钧龙

封面设计：凝 溪

封面摄影：欧之德

· 云南作家丛书 ·

孔雀湖迷彩

欧之德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省印刷技术研究所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625 字数：168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2-01505-1/I·380 定价：6.20 元

“云南作家丛书”总序

张宝三

云南这片古老、神奇、美丽、富饶、迷人的土地，历史上曾孕育出不少著名的作家、诗人、音乐家、画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些年来，更是以惊人的速度，以崭新的风貌，以独特的艺术风格，涌现出了一大批成绩斐然的作家、诗人和颇有影响的好作品。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每个民族几乎都有了自己的民族作家。他们植根于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中，用敏锐的眼光，饱满的热情，浓郁的边疆民族特色，写出了高尚的民族心理素质，讴歌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改革开放的大潮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勃勃生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又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增添了新的活力。作家如何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去反映热火朝天的崭新生活和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也就成了摆在作家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为了弘扬云南民族文化，繁荣我省的文学创作，壮大我省的各民族作家队伍，多出人材，多出好作品，云南人民出版社和《边疆文学》杂志社联合编辑出版“云南作家丛书”，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且，更可贵的是这套丛书

将一直编辑出版下去，使云南文苑百花盛开，永不凋谢。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我省功力深厚的作家和诗人。其中几位已经出版了10多部著作，在全国文学界均颇有影响。就书种来说，有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儿童文学；就题材而言，作家的触角伸到了边疆、工厂、农村、部队、矿山、市井；就艺术风格、写作手法而论，更是丰富多采、百花齐放。总之，这套丛书有展现新时期文学成就的序跋集，有优美抒情的风情小说，有充满边疆民族特色的边地小说，有耐人寻味的市井小说，有手法别致的微型小说，有语言清新的抒情诗，有充满儿童情趣的儿童文学，等等。而且编选入集的作品多是作家从所发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力作。值得一读。

云南这片古老、神奇、美丽、富饶、迷人、令人向往的土地，是诗的海洋，歌的故乡，每片树叶都有一首歌，每个石头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连飘过这片沃土的白云，都会带着幸福的醉意而南去。愿我们的作家和诗人，都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以自己独到的慧眼，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去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愿“云南作家丛书”能推出全国一流和世界一流的好书！

1993年9月7日于翠湖畔

1993年9月7日于翠湖畔

1993年9月7日于翠湖畔

1993年9月7日于翠湖畔

1993年9月7日于翠湖畔

1993年9月7日于翠湖畔

1993年9月7日于翠湖畔

目 录

“云南作家丛书”总序·····	张宝三 (1)
-----------------	---------

中篇小说

小院无狼烟·····	(1)
香魂山庄·····	(32)
纷乱的绿风·····	(78)

短篇小说

大军官·····	(121)
孔雀湖迷彩·····	(130)
前方的彩云·····	(145)
回水沱·····	(158)
野外的太阳日·····	(171)
消失在班达山的旱季·····	(182)
九九艳阳天·····	(199)
天边的林海·····	(210)
远郊行·····	(222)
后记·····	(236)

小院无狼烟

这小院不像北京老城居民们拥挤栖身的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也不像农家人独门独户、围着篱笆的小住宅。更不象大机关城墙般高的围墙中又隔出一人多高的小围墙，围墙上会有铁丝网，铁丝网下有终日紧闭的铁门，铁门上有警惕的猫眼，猫眼下有终日值班的警卫那种戒备森严的小院。

这个小院只是一个部队医院中的小单位——供应室所在地。

一溜平房，四间大屋，飘着硫酸、盐酸之类消毒药品的气味。不是工作关系，人们都不大愿进去。因而门上决不用写“××重地，闲人止步”之类。

小院四周都耸立着气派派的住院部高楼。从内一科到内六科，外一科到外四科，妇产科到小儿科，都能俯览这片楼房缝隙中的小院，而且稍住久一点的病号都不难发现，院中身穿白大褂进出忙碌的人，都是青一色的女性。因此，赐美名曰“阴性小院。”

“只有最后十分钟了。”

监考员的声音像是从静谧得可怕的坟场中发出来的。

是提醒？是警告？是威胁？尼玛完全搞懵了。她真想抽一支烟，要是烟能熏出答案的话。

什么叫保养液？其成份是什么？

下列药品的英文药名怎么写：肾上腺皮质激素、氢化可的松、阿托品……

生命体征的观察应包括哪些方面？

鼻导管低流量给氧时，氧浓度如何计算？……

满满两页考题，没有一道和供应室工作沾边。是出题者的太意？抑或是供应室的工作登不了大雅之堂？虽然，前不久一位军医大学的教授来呼吁了一通供应室的消毒、灭菌工作如何如何重要，并作了一场有关病源微生物的学术报告，但能起多大作用呢？教授毕竟是教授，不是卫生部的红头文件。考题怎么出尼玛就得怎么考。谁让她尼玛也算作护士呢？

也就是说，护士不参加这次关系命运的考试以及考试不及格，便调不了业务级。那么，七六年兵就永远当正排吧。

“嘘！”前排有人递暗号。羊毛卷式的头没转过来。但尼玛知道，那是供应室的消息灵通人士苏小云。

“啪！”一个纸团从脚下踢了过来。

尼玛装着思考问题的样子，瞟了瞟前后左右，那幽灵般的监考员正在讲台上埋头看先交卷的人的考卷。她迅速弯下腰。

“此次考试是摸底考，不正式算成绩。请转告护士长，明天我请假，小孩病。”

消息准确与否？天晓得。但愿不算成绩就好了，她还可以拼死再背背《护理知识百题解答》。

小孩病？哼，还不是男人回来了。上午，她就发现这位可爱的胖大姐眼角总在笑，眼睛也比平时亮。一个人洗了几大捆皮管。“老馆”一回来，她的孩子总病。她和护士长好得穿连裆裤，为什么要我转达请假？对了，护士长免考，没来。明天又是星期天。

“最后五分钟了。”监考员又在催促、提醒。

气可鼓而不可泄。尼玛被苏小云的小纸条彻底泄了元气。不必去冥思苦想了，何苦呢？到医院后，各种考试不知经历了多少，她还不是一个正排级。而和她一年当兵的，不是有爬到副营级的了么？并且还在理疗室，天天下午都闲得看小说。唉，人与人不同，花有几样红。

五分钟，心情宽松了，可以扭头看看考场。

几十张面孔，多数是女性军人。

满脸皱纹的、细皮嫩肉的、腰背微佝的、乳峰高耸的、望天花板的、咬笔杆的……

西边角落里，匡林芳在朝她拍屁股。这是她们进考场前约定的暗号，共同去上厕所，看来，她答不上题，想在厕所里碰碰头。

尼玛摇摇头，不想去。她压根就没心思考。即使没有苏小云的条子，她也没有心思。要不是护士长逼迫，她连来都不来。

尼玛只读了三年书。基础差，当然考得吃力。何况，她现在还拖着一个因缺奶而常常生病的孩子，何况，孩子眼下正在家里发高烧，何况，明天起又要加班……

也不奢望考状元、举人什么的，排级就排级，比入伍前在哈尼山拾柴禾放牛强。她也不怨人，只怨自己是哈尼族，又找了哈尼族男人，开汽车的，以公路为家，就照顾不了真正的家。她苦得上班下班甚至上厕所都小跑，还想考好？

“咚！”什么东西响？

“啊，她昏倒了。”有人喊。

考场里乱了起来，人们纷纷站起，犹豫是否该跑过去。

“坐下，都坐下，别乱。”监考员一边大声喊，一边往昏

蛙扑水。儿子八岁了，还和他们睡一张床。有什么办法？房子挤。挤得难堪。夫妻间的事常弄得令人哭笑不得。简直是受罪。医院开放，对外门诊，钱赚了不少，也盖了不少房子，但光团以上的医生、主任、行政干部还不够分呢。轮到护士，还早呢。大概，干到转业她只好住在医院外。

三月的天气还很冷，她把被子给儿子捂严实，翻身下了床。

没有什么时候比这时更能体现女人的未经任何修饰的本来面目。十五瓦亮度的灯光下，她头发蓬松。十天前花了五元钱烫了个菊花式，现在却象乱鸡窝。一件破旧的乳罩紧绷绷地勒着壮实的乳房，象兜着两个倒扣在胸上的瓷碗。微微凹进去的肚脐眼下，有一道剖腹产时留下的紫色疤痕。她趿着一双拖鞋，眼皮有点浮肿，一副懈怠疏懒的神态。

她刚要穿衣服，男人不知什么时候已醒了，他伸出他那火车站搬道员的有劲的双手，把她拉倒在床上，并搂着她上上下下地亲吻。

“放开。我要去上班。”

“今天不是你们的节日吗？别假积极了，要求入党也不是这么要求法。”他知道她前不久又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讽刺她。

“屁！我是看在前线那些士兵份上。”

“前线？怎么啦？”他放开她，坐了起来。

“前边天气热，烂裆病多。要我们赶做三万个超极微型浴包。”

“唉，就你们屁事多。”他失望地推开她，又躺了下去，“不吃点什么东西就去？”

“供应室准备有米线。”

“不收钱？”

“白吃。”

“那你带我那个大碗去。”

三

三个女人一台戏。

供应室正式工、临时工十来个女性，该几台戏？

“哟，护士长，这么早就来了？今天过这个革命节日算你点子出得好，叫傅媛媛写篇报导插出去，不上头版也要上二版。开玩笑？如今和前线站点边的事都吃香啊。个体户们赚了大钱都捐点东西给前线呢！”

“嗨，苏小云，你不是请假吗？怎么又来了？舍得离开你‘媳妇’的热肚子？我自己？是，我坦白，今早上我‘媳妇’还想接着我来一台呢？我是冲早晨这顿米线来的。卖废报纸的钱，人人有份。护士长既发了善心，不吃白不吃。”

“哈……”人们笑得弯腰捂肚。

“匡林芳，你给我合适点，没治了？少放点屁多干点活哟。”

护士长抱着一大批脱脂棉从库房里伸出头制止。她的语音带着严肃，也带着轻松。这是一个苗条的高个子女军人，原是一个野战军的女兰队员，结婚后有了孩子，改行从医。鸭梨脸长得白白净净，45岁了，看上去只30多岁。

她把棉花放在工作平台上，开始发布当天的头号号令：

“今天还是按组工作，三人一组，每组至少完成十五卷。当然，完成得越多越好。超过二十卷的，我秋亚华招待你们吃冰淇淋，敞开肚子吃。今天是星期天，又是三·八节，丑话说在

前，别三心二意。人家前线的战士哪儿有什么节假日？再说，你们得得烂裆病试试看，不成天哭丧着个鬼脸请假才怪。流脓流血，人心都是肉长的。早点把浴包送去早点使人家少受点罪嘛。三万包任务完成了，我们大家去春游一次。”

“好，护士长是观世音下凡，我拥护。”苏小云拍着肥胖的手高喊。

“堂堂女人，说话算话。凭这春游，干——先干米线，后干活。”匡林芳最积极。她咚咚地跑进工作间，打开冰柜，端出一大笊箕盖着纱布的米线，放在桌子上，又扯开嗓子喊叫：“苏小云，苏小云，你整的作料呢？尼玛，尼玛，该死的刚才还在，又到哪儿去了？”

“她和霜霜搬纱布去了，叫哪样？护士长派去的。”一直没吭气的温素英冷冷地回了她一句。

“她昨天说是带辣椒来，怎么没见着？”匡林芳毫不在意，“老温，来，准备吃呀。”

“我不吃。”

“为哪样？”

“肚子不好。”

温素英有气。

她本来就不同意来这儿吃早饭。何必呢？为了一碗破米线，早早就起来在这儿瞎折腾。儿子今天要考大学，早特优照顾免除了他的家务。男人到南京出差，一个月后才回来。对她这个家庭主妇来说，挤出半小时是半小时的事。都怪匡林芳这馋鬼。

抗议。

任凭大家抢得嘻嘻哈哈，温素英就是不吃。她要寻机会报复匡林芳。谁让她吃得那么得意，那么舒适呢？瞧那馋相！

风呼呼的，把窗外的葡萄藤和金银花藤折腾得歪来扭去。一扇玻璃窗“呲”地被吹开，又“呲”地一声关上。

大家漠然。一屋子的人全在埋头理纱布、剪棉花。入了神。

微型浴包就是小，巴掌大。裁剪、消毒、浸泡药水、包装……手续一道一道。酒精味儿混合着新研制出来的治烂裆病的什么药味儿，香喷喷、凉丝丝的。

这玩艺往热呼的裆里擦，往太阳下钢盔般滚烫的身上搓，肯定舒爽得直噓气。

秋亚华这几天笑容特别多，话也特别多。并且口口声声离不了前线。

此刻，她一边在小本上登记着各组领去的纱布、棉花，一边侃侃地在给大家讲故事。

其实，是她的见闻。

“上个月，我随医疗组到老山调查时，伤员倒是比七九年那次少多了，只是烂裆病太多。走路时都这样。”她左手提着裤裆。右手举到胸前持背枪样，认认真真的表演。

“嘻。”

“别笑，有哪样好笑的。我们去那个连队，有个排长，他未婚妻从山东来结婚。连里给他们准备了一个双人猫耳洞，砍些芭蕉叶、树枝搭了个小彩门，还用子弹壳拼了个喜字，很象回事。可是，男的在前面的阵地上回不来。一方面敌情紧，一方面他得了烂裆病，走不动。我们去时，女的正在哭呢。后来，连长叫人用担架抬他下山。男的说，这种病下山也不能

结婚，算了，这次不结了。女的不同意，说坐了几天几夜的车那么大老远的来了，又已经布置了洞房，哪怕履行个形式也行。我看那女的长得秀秀气气，文文静静，一顿吃不了二两饭，我都不忍心呀。那天半夜才将男的抬到，他又黑又瘦。女的扶着他下担架，又笑又哭。连长虎着脸大骂：‘我操，烂成这个样子，你咋不早报告连里，换你下山治疗！’他笑笑回答：‘报告啥？又不止我一个人有这种病。找点草药自己洗洗得了。走不动可以动动嘴巴指挥嘛’。‘嘴巴指挥？阵地丢了老子不找你算帐。’排长说：‘所以，我才死都要在上面死。’”

“唉，啧啧……有人在叹息。”

“再讲个吧。”尼玛还在请求。

可是，秋亚华转移了话题。

“霜霜，纱布不是那样叠，是这么叠，千万要保证质量。”她知道，霜霜的两只耳朵都听不见，她这句话是说给所有人听的，并且耐心地示范着，脸上的笑容很甜，也足以使所有的人感动。

……往天，她可不是这样。她有她的苦恼。这苦恼，供应室，不，不止供应室，全院的人大概都知道。

古希腊人早就把爱情区分为两大类。一类叫“情欲”，心理学家把这种爱称作“自私的爱”。另一类叫“爱欲”，也叫“无私的爱情”。

秋亚华和她的丈夫属于哪一类呢？

结婚前他们交了五年朋友，一直情投意合。直至婚后有了孩子，他对她都总百看不厌，把家务事全揽在他身上，对她百般娇惯。她对他则总报以温柔、妩媚的撒娇。

然而，爱情似乎真像心理学家们说的有一种“动升限”。就如飞机达到最大高度后，即使把油门升得最大，用最快的

转速，高度也不会再增加，只会下降。

就在秋亚华上前线的那些日子，女儿放暑假也上她姥姥家去了，他把一个老姑娘——他的同事带回了家。

当然，他根本没想到她会在那个倒霉的早上突然乘直升飞机回来。而她，是想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给他一个意外的兴奋。

她用不属于自己教养的最难听的话骂他、甚至打他、踢他。他不还嘴，也不还手，他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自己，跪在她面前求她原谅。

他说，他和那姑娘不是爱情的结合，是鬼迷心窍、莫名其妙的事。

秋亚华不能原谅他，始终气愤难忍。她跑到设计院，把事情抖落出来。他挨了党内警告处分。女的被调到一个郊区县，当然，背着一身臭名。

可这下，他和她誓不两立了，完全成了仇人。

秋亚华又有些后悔了。要是当时冷静点原谅了他呢？那他现在肯定是另一种人——她的百依百顺的奴仆。可是……唉，生活，生活，或许，如女儿所怨恨的，两人都自私。不小心，她还承担得少吗？

她想痛痛快快哭一场。还得在众人面前撑住。带“长”字的是否都这样，多一分在众人面前的威望，少一份个人感情的自由？

任何时候，只要临床科发现输液病人之类突然出现发冷、寒颤、发高烧的危险现象，好了，热源反映，重大事故。查吧，首先就是查供应室的消毒情况。

出了问题、差错，护理部自然知道来追查，来“抓”，平时呢？

比如，正在高温消毒，停气。

打电话到锅炉房，烧锅炉的鬼老头正无处发火呢：“你们找我，我找谁？这破锅炉早该修了，硬是叫烧……”

或者，突然停水……

秋亚华已习惯了求爹爹、告奶奶的事。

五

傅媛媛硬挣扎着起来了，在自己的小床上。她没住院。

虽然，昨天尼玛和苏小云给她办了住院手续；虽然，昨晚护士长买了苹果、麦乳精来看她时，再三强调要她安心休息，安心住院，可是，她还是当天晚上，坚决要求出了院。

考试休克算什么病？出洋相。

她住单身宿舍，优待。院里还是考虑得周到，二十五六岁的大姑娘了，需要谈恋爱什么的，住集体宿舍委实不方便。

“照顾大龄青年。”这口号除了使人心酸外，还有点实惠。

她的头还有些昏，但比昨天好多了。她已清楚记得昨天的考题。上午的《古代汉语》她考失败了，败在将古文翻译成白话文上。

她之所以难过、伤心，是因为她把几十段可能要翻译或默写的短文都背得滚瓜烂熟，可就偏偏没背着真正考的这一段。而这道翻译题的分数占整个试卷的百分之二十。老天爷！

昨天下午进本院的考场时，她的心还后悔得隐隐发痛。

医院领导不知为什么不支持护士们参加地方的自学高考，而且名符其实的“管、卡、压”。不给复习时间，不给报销学费，甚至考试时间都不给。原因据说是不能不务正业。